

何基洋上将传

陈立人 林晚 著



昆仑出版社

中正劍之夢

同



可基泮將軍傳

中正剑之梦

——何基沣将军传

陈立人 林 晚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3\frac{3}{4}$ ·字数290,000

1988年6月第1版·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

ISBN 7—80040—036—0/I·32

定价：3.00元

担任国民党 179 师
师长时的何基沣将军。



1948年11月8日，
在徐州贾汪率部起义的
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官何
基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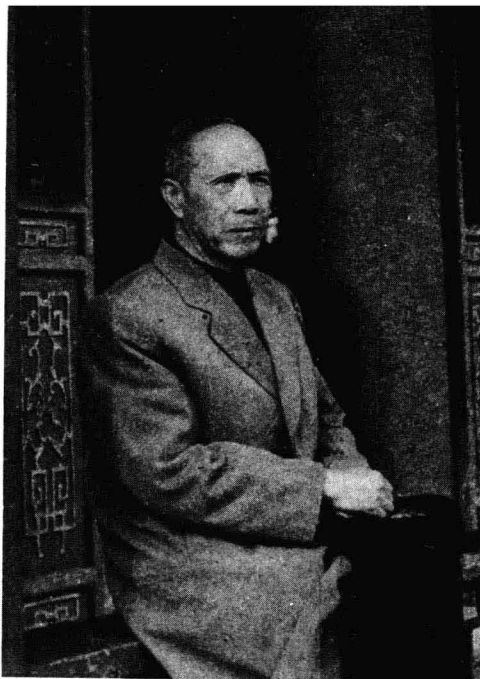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前夕，何基沣（持刀者）陪同宋哲元将军（敬礼者）在西苑检阅部队。



何基沣和夫人宋晓菡在颐和园留影。宋晓菡现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建国后，担任水利
部副部长的何基沣。



“七·七事变” 35周
年纪念日，何基沣来到
芦沟桥畔，为殉国的 29
军官兵扫墓。后立者为
当年的警卫员吴惠元。





何基沣与李连城
(左)、王世江(右)合影。

1980年3月，何基沣将军病逝，遵照他的遗嘱，骨灰洒在芦沟桥和淮海战场上。图为在芦沟桥参加洒骨灰的部份亲友。二排左三为过家芳，左四为宋晓菡。





陈立人，男，1950年12月出生于雷州半岛。1972年入伍。入伍前是乡村教师。入伍后，从事新闻工作，1978年调《基建工程兵报》任编辑，现在《解放军画报》任编辑。工作之暇，偶尔进行文学写作。文笔朴实无华，不虚张声势，犹如其为人。

林 晚，本名冯抗胜，女，湖北省麻城市人，1945年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196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73年开始担任报刊文艺编辑，现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编辑部副主任。1970年开始发表散文、杂文、短诗、报告文学。她在《当代》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曾被选入全国重点中学高中语文阅读课本。



目 次

序.....任质斌 (1)

引子..... (1)

第一章 驱逐宣统..... (7)

北京政变中的先锋营

威慑辫子军

斗胆闯清宫

第一个失败

第二章 长城鏖兵..... (42)

刀下无冤鬼

变生肘腋

醉闹梨园

“何抽筋”酷训大刀队

喜峰口大刀显神威

第三章 芦沟抗战.....(102)

访东洋，不辱使命

苦练四千学生兵
新鸿门宴
七·七事变
挥泪告别芦沟桥

第四章 南乐自戕.....(145)

三天撤退三百里
祸起萧墙
大名失守
逼上绝路

第五章 私访延安.....(181)

跳出樊笼
会见周恩来
神秘的旅途
遍访中共领导人

第六章 秘密入党.....(216)

同床异梦
主办“小黄埔”
特别党员
另铸新军
巧送军火

第七章 重庆受审.....(259)

叛徒告密

入虎穴
三堂会审
五堂会审
蒋介石钱行

第八章 合纵连横.....(309)

佩剑回军
筹划西北军大同盟
群龙无首
会见叶剑英
家鬼难防

第九章 枕戈待旦.....(347)

党的期望
陈毅的代表
蒋介石的钦差
人质风波

第十章 淮海起义.....(380)

楚河汉界
决定命运的时刻
风云突变
披荆斩棘
第一个胜利

尾声.....(424)

引 子

1965年7月20日。

上午11时，北京首都机场上空，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象一只孤零零的大鸟，张开翅膀，带着鸣叫，不顾一切地对着跑道扑了下来。飞机安全着陆。它的四只轮子牢牢抓住了大地。

周恩来总理率领的欢迎队伍，迎立在舷梯之下。

舱门徐徐开启。身材适中、瘦削健捷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略一低头，大步跨出舱门，在舷梯口的平台上停住了。他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整整16年了，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北京的阳光、空气和温度。他摘下头上的礼帽，轻轻挥了两下，一边用眼光迅速地扫了一遍舷梯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群。

高度4米，共20级的舷梯，这时却相当于从太平洋西岸到东岸的距离！

吸足了几口北京湿漉漉、甜丝丝的空气，李宗仁迈步走了下来。咚咚的脚步，送走了他离开祖国16年的光阴。

终于，在舷梯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与原国民党代总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用胸膛

倾听到对方发自肺腑的声音。

“欢迎您，李宗仁先生！”

“宗仁有罪之身，敢劳总理先生大驾？”

停机坪上的欢迎队伍，不仅庞大，而且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各部门官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总统时麾下的文武官员。昔日的对手和盟友，昨天的追随者和叛逆者，此时在爱国一家的旗帜下，历史性地重逢了。宽容的笑声、友善的问候、热情的拥抱、惊疑的审视、悔恨的追述，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汇集成一层层感情的波涛。

李宗仁先生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同过去在战场上反复较量过的陈毅、贺龙、叶剑英等热烈握手，同曾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一起奋斗过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熊克武、王昆仑、翁文灏、蒋光鼐、覃异之、郑洞国等亲切问候，同1949年代表他与共产党和谈的邵力子、黄绍竑重叙旧情，同被共产党特赦释放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喟叹当年。感情之船在波涛中奔腾起伏，难以自抑。

此时，周总理笑盈盈地对李宗仁说：“请这边来，见见一位老熟人。”李宗仁先生高兴地点点头。

从一下飞机，李宗仁便通过一双双结实有力的大手，一声声亲切周到的问候，体会到了一种亲切的谅解。而得到谅解是李宗仁梦寐以求的心愿。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全身心洋溢着欣喜和轻松。

当周总理把李宗仁引到那位“老熟人”的面前时，李宗仁的心猛地缩紧，周身奔涌的热血仿佛在一刹那凝结了。

这是李宗仁最熟悉的，也是今天看到的最冷峻的一张

脸！高高突起的眉骨上，长着两丛硬挺挺的睫毛。那双眼睛，黑的地方有点发青，白的地方有点泛红，稍稍凸突着，象是发怒的豹子。嘴唇，紧闭着。牙根象是咬着什么物件，腮帮绷得紧紧的。李宗仁的目光和他的目光一碰撞，便感到了沉重，感到了灼热，心中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愧疚和畏惧：啊，我还欠着他一笔老帐呢！

李宗仁和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熟人相视而立，陷入了沉默。周恩来总理感觉到这沉默，机智地说：

“老多啰，认不出来啦！”

李宗仁于是伸过自己的手，艰难地说：“何基沣将军，宗仁对不住你！”

被叫做“何基沣将军”的这位老人，也伸出了手，轻轻地、没有多少热度地握了下李宗仁的手，说：

“我们又见面了，天下真小！李——司令官。”

李宗仁浑身震颤了一下：果然，在他的眼里，我还是国民党战区司令官。他还没忘记几十年前的那件事。这种事怎么能忘记呢？……

北京夏天的艳阳消融了一位前国民党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厚厚的坚冰，却没有能廓清一位前国民党战区司令官与曾是自己部属的将军之间心灵的阴霾。首都机场诚挚的欢迎仪式，在一位飘泊海外的游子与故土之间架起了一道飞虹，但是却没能沟通两位年过花甲，同是旧中国近30年战乱中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老人之间感情的洪流。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李宗仁先生。何基沣也参加了宴会。在“噼噼啪啪”的镁光灯中，李宗仁满面红光频频举杯，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他微笑

的眼神里游弋着一丝不安、一丝愁苦。每当举杯的间隙，他脑子里总会映现出在机场看到的那张冷峻的长脸。他深知，看不到这张长脸上的笑容，他永远不会平静。数杯之后，他端起酒杯，离开席位，朝左边这排宴席走过来。在何基沣的身边，他站住了，高举酒杯，神色沉重地说：

“何将军，我要借这杯酒，向将军表示多年的歉意。”

何基沣立起身来，注视着李宗仁手中那泛着黄、透着亮、冒着串串气泡的酒。呵，这是一杯历史酿造的苦酒。

……那是1940年，李宗仁任国民党五战区司令官，何基沣在他手下当师长时，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李宗仁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何基沣送到重庆审查，此举，差一点断送了何基沣的前程。

回首往事，李宗仁神色赧赧：“宗仁一生做了很多对不起朋友的事……回想起来，刻骨铭心，难以自容。”

透过高举着的酒杯，何基沣看到李宗仁痛苦的脸，悔恨的心。他的心被暖和过来了，目光变得柔和了。理智的思索，加之李宗仁那剖心沥血的真情话语，使几十年间用仇恨筑起的心堤，开始坍塌。他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用诙谐的语调说：“蒋介石补救了你的错误，他把我放了回来，还送给我一件护身符。”

“这我知道，是一把上打王公、下打大臣的‘中正剑’。”李宗仁也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为这个疏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宗仁留下了一个赎罪的机会。何将军，你能原谅我吗？”

何基沣举起酒杯，脸上露出笑容，放出一句捂热了的话：“哦，老长官，我们都已过了相互仇恨的年龄。我们这

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抓紧为国家建设出力吧！”

“咣”两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了重重的声响。

如果说在首都机场，何基沣把李宗仁始终看作一个罪恶很大、遭了报应、下了野的国民党代总统和仇人，因而对他的归来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视为对自己几十年前神圣选择玷污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把李宗仁当成自己的朋友、同是从一个营垒走向另一个营垒、从一个世界跨进另一个世界的的朋友，所不同的，是他比李宗仁早些年归顺真理。这也难怪李宗仁，船大掉头慢嘛！

思想感情的这种突变，不仅仅因为李宗仁在宴会上郑重其事、诚心诚意地为以前的事向他道了歉，何基沣此时有了更高的思想出发点，那便是革命的大局，人民的大局。既然人民都谅解了他这样的人物，个人之间的那点债务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理解、体谅别人，对自己不也是一种解脱么。何基沣带着畅快的心情，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自己的家——赵登禹路宝禅寺胡同29号。

已经夜里11时，他仍无睡意。他在回味宴会上李宗仁的释嫌，当他想到那件“护身符”时，嘴角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寝室里的保险柜，从中抽出一个红布包。在台灯下，红绸布被一层一层慢慢揭开，突然一道亮光一晃，露一个金属器件的边角，待到剥开最里面的一层红布，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短剑立刻呈现在眼前。这正是李宗仁说的那把“中正剑”。

剑鞘为不锈钢所铸，坚硬无比，炫人眼目。剑鞘的上口赫然刻有“中正”两个黑字。这两个黑字，刻在这个地方，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也不论你的政治信仰如何，看到它，便不禁心头颤动。这大概是恶魔、鬼域发放的一种威力吧。剑鞘的下口，镶着黄铜，上面雕镂着两颗星星，表明佩剑的主人是中将军衔。剑锋从钢鞘中轻轻一拔出，整个屋子立刻闪烁着一道道蓝幽幽的光芒。几十年了，剑锋还是这么锋利，这么寒光逼人。没有一点锈迹，没有一丝汗斑。只不过在剑锋尖端有几道被划伤的沟痕，那是战争留下的印记。

长不逾一尺三寸、重不过一斤六两的中正剑，它在国民党军队里，量得出一位将领的身价，估得出一个军人的前程。眼前的这一把剑，正是蒋介石亲自授予他的。这上面留有蒋介石的指印，存有蒋介石的手温。因而它具有“见官大一格”的特殊魔力。连李宗仁、冯治安等见了也要退避三舍。作为军人，多年来，何基沣以持有此剑为荣事，心里不无得意。

这剑虽然为蒋家王朝邪火锻造，包藏着大独裁者险恶的恩宠、狡诈的心计。可是，它到了何基沣的手里，便赋予了新的性质和意义。何基沣以他正直高尚的人格力量，炽烈赤诚的心灵之火，将剑重新加以锻打、熔炼，融进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理想和追求，使剑脱胎换骨，也具有了主人一样的禀赋——火一样热烈，冰一样冷酷，铁一样坚硬，水一样柔软。同时，何基沣又借助剑的魔力，披荆斩棘，除怪祛邪，扫荡鬼魅世界，步入光明天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挥出锐不可挡的威力，创建了难以磨灭的奇勋。

剑啊剑，一柄闪耀着传奇色彩的神秘的剑哟！